

【台湾】诸葛青云

武侠小说大系

武林八修



湖南文艺出版社

武林八修

〔湘〕新登字 002 号

武林八修

诸葛青云 著

责任编辑：王 雨 马小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9.125 插页：6

字数：68.2 千字 印数：20001—25000

ISBN7—5404—1137—6

I·919 全套〈上中下〉定价：38.50 元

厂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细将风教入章回

清月行雲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即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练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

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迹，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目 录

第 一 章	浊世神仙	(1)
第 二 章	安排香饵钓天狐	(31)
第 三 章	义结金兰	(63)
第 四 章	生面别开	(94)
第 五 章	罗帕留情	(125)
第 六 章	东南西北寻钟离	(155)
第 七 章	高深莫测	(186)
第 八 章	黄鹤楼仙踪再现	(217)
第 九 章	冤家路窄	(249)
第 十 章	选美风波	(281)
第 十 一 章	秘魔之门	(313)
第 十 二 章	晶砂之危	(348)
第 十 三 章	逢凶化吉	(379)
第 十 四 章	西施施毒手	(410)
第 十 五 章	黄河历险	(442)
第 十 六 章	因祸得双福	(473)
第 十 七 章	无心铸大错	(508)

第十八章	幻境困双美	(543)
第十九章	访国舅师徒逢异事	(577)
第二十章	分道寻魔窟	(609)
第二十一章	妾意郎情	(640)
第二十二章	石屋惊闻商密约	(673)
第二十三章	大破连环陷阱	(707)
第二十四章	劳燕分飞	(739)
第二十五章	螳螂黄雀	(771)
第二十六章	上得山多终遇虎	(806)
第二十七章	魔心舍利	(837)
第二十八章	一剑诛仇寒魔胆	(868)

第一章 浊世神仙

这是一座名楼！

虽然有滕子京为之重修，杜子美为之吟诗，范仲淹为之作记，但使得这座名楼——岳阳楼，之所以成为名楼的最重要的原因，却是一首七言绝句！

“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这首诗儿看上去有些仙气，相传正是世称“八洞神仙”中的纯阳子吕洞宾所作！

吕洞宾的传世事迹颇多，有极为神奇的飞剑斩黄龙，有极为怪诞的度化梅精柳精，更有极为风流的三戏白牡丹！

据说，他经常飘然一剑，游戏人间，但谁又曾当真看见这位金丹道就、黄鹤高飞的纯阳仙人呢？

前面那首七绝中的第三句说得好，“三醉岳阳人不识”，或许纯阳仙人如今正变化面目，在岳阳楼中买醉，只是一般人肉眼凡胎，认不出浊世神仙而已？

来，我们把眼睛放得亮些，细看这岳阳楼的游客！

时属秋晨，游客不多，数来共有六位！

这六人之中，有五人显然是极为凡俗的墨客骚人，只有一位好像气宇不同，有些仙风道骨、高朗出尘的模样！

但这人如果真是游戏人间的浊世神仙，则他也不是吕纯阳，而是与吕纯阳同列八仙的后起之秀韩湘子！

因为，他不仅一袭青衫，年少翩翩，风神绝世，手中并持着一管纯白的玉笛！

又有人上楼了，上楼的是位相貌凶恶、身材高大的披发头陀！

除了持玉笛的青衫少年之外，其余五个游客一见这披发头陀走上楼来，便即面色微变，纷纷离去！

青衫少年见状，剑眉双挑，冷笑着说道：“通化大师，你这‘神环魔僧’的名头，威风确不在小！”

披发头陀目光一注青衫少年，怪笑说道：“韩施主真好胆气，居然是单人赴约？”

青衫少年轩眉答道：“通化大师，你‘神环魔僧’之号虽然名震三湘！但我韩剑平的‘玉笛韩湘’四字，在当世武林之中，自忖也非弱者！”

通化头陀点头笑道：“西上昆仑夸国舅，东游雁荡仰韩湘！就照这两句传诵武林的歌谣看来，韩施主‘玉笛韩湘’的盛名确不在我这‘神环魔僧’之下！”

“玉笛韩湘”韩剑平俊眉双挑，傲然问道：“魔僧既来，魔道魔尼为何不见？”

通化头陀纵声狂笑说道：“韩施主，难道你还想独斗三魔？”

韩剑平以双目神光略注手中玉笛，忽然朗声吟道：“手持白玉笛，谈笑却千魔！”

通化头陀拇指双翘，“哈哈”笑道：“韩施主真是豪情万丈，令人钦佩！可惜今日不仅‘神剑魔道’与‘神拂魔尼’不能来到岳阳，连我‘神环魔僧’也不想与韩施主切磋过手！”

韩剑平闻言一愕，但立即摇头冷笑着说道：“通化大师，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韩剑平由我雁荡蜗居远来践约，愿以一笛会三魔，难

道你们这一向凶横霸道、傲视武林的‘方外三魔’竟怯阵不成？”

通化头陀冷然答道：“韩施主，你这‘怯阵’二字，未免太藐视‘方外三魔’了？我只是想与你把这场约会改个时间地点而已！你若当真自视太高，贫僧便在这岳阳楼上请教几手神功绝艺，亦无可！”

韩剑平双眉连扬，冷冷问道：“你们想改在何时何地？”

通化头陀应声答道：“明年重九，南海普陀！”

韩剑平微觉一惊，讶然问道：“南海普陀，不是女海寇诸葛飞琼的巢穴所在么？”

通化头陀点头笑道：“明年九九重阳，是诸葛飞琼的双十寿辰，一千武林友好，准备为她而大举称觞，并贺号‘魔铃公主’！我三妹与诸葛飞琼交情极厚，遂灵机一动，要贫僧来向韩施主改订时地，想把这场定然精彩绝伦的‘一笛斗三魔’作为给诸葛公主的别致寿礼！”

韩剑平听得哑然失笑说道：“妙极，妙极！想不到我‘玉笛韩湘’韩剑平，竟被‘神拂魔尼’玉师太当作向什么‘魔铃公主’诸葛飞琼祝寿的别致礼物！”

通化头陀伸手入怀，取出一张大红柬帖，向韩剑平晃了晃，怪笑说道：“韩施主，这是一份寿柬，你若肯接此柬，便把约期改到明年的九九重阳！你若不肯接柬，便由贫僧立即请教，或是下楼同往洞庭湖上一会！”

韩剑平略一沉吟，通化头陀又复厉声笑道：“韩施主，你要知道，明年九九重阳，南海普陀群魔毕集，岂不正好合了你适才所吟的‘手持白玉笛，谈笑却千魔’两句壮语？”

两句壮语，激发了韩剑平的百丈豪情，一招手中白玉笛，指着通化头陀，轩眉狂笑叫道：“大师，柬来！”

通化头陀久闻韩剑平盛名，虽然改约时地，也想借机略试这位

“玉笛韩湘”的内功气劲究竟到了什么地步？故在闻言之下，暗凝真力，甩出手中的大红寿柬，并怪笑连声说道：“韩施主快人快举，请接此柬，贫僧于明年九九重阳在南海候教！”

韩剑平看出对方是凝聚真力出手，使那大红寿柬化成一片飓轮电转，并微带破空锐啸的红云飞过来，便知这位名震三湘的“神环魔僧”要暗中称量称量自己的内家功力！

他身怀绝艺，哪甘示弱？遂微扬手中玉笛，笑吟吟地叫道：“大师，韩剑平遵命接柬，我们且等明岁重阳，在南海普陀好好比划比划！”

说也奇怪，韩剑平这管玉笛好似具有绝大吸力，只向空中略举，便把那片急旋的红云吸住，粘在笛端，依然还原成了一张大红寿柬！

通化头陀见状，知道“玉笛韩湘”韩剑平名不虚传，业已把“先天太乙真气”练到随意收发，并能转注外物的极为高明的地步！遂合掌当胸，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含笑说道：“韩施主‘玉笛韩湘’之名果不虚传，贫僧就此告……”

他就此“告别”的最后一个“别”字尚未出口，忽然听得有人怪笑说道：“见人吃饭肚子饿，听人饮酒馋瘾发！诸葛飞琼小妮子既在普陀称觞，那顿筵席必然山珍罗列，海味毕陈，极为豪华丰盛！和尚是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怀，何况又是慷他人之慨？你且把那寿柬也给我老花子来上一份如何？”

这几句话儿，把“神环魔僧”通化头陀及“玉笛韩湘”韩剑平都听得大吃一惊，心中真是惭愧极了！

因为以他们的武学修为、江湖身份，应该是金针落地，十丈可闻，为何有第三人在这岳阳楼上，竟会毫无所觉？

他们正在相顾赧然之际，靠西面角上的桌椅之下，钻出一位乱发蓬飞、鹑衣百结的老年乞丐！

这老乞丐刚一出现，便似猜透“玉笛韩湘”韩剑平的心意，向他“呵呵”笑道：“韩相公，你不要有脸红，我老花子喝多了酒，从昨夜便睡在这岳阳楼上，除非你真是八洞仙中的韩湘子，能掐会算，否则决猜不到会蓦然钻出个第三人来！”

说到这里，转面又对“神环魔僧”通化头陀笑道：“大和尚，你看我老花子穷得以天为庐，终日衣不蔽体、食不糊口，够多可怜？能不能发发慈悲，给我一份寿柬，也好让我到时赶去，混上一顿饱吃饱喝！”

通化头陀何等眼力？早就看出这老花子虽然周身褴褛、满面风尘，但骨相清奇，口气极大，分明是位江湖异人，遂淡然一笑，应声问道：“老花子何德何能？竟想参与南海普陀的重九称觞大会？”

老花子搔了搔头，含笑答道：“大和尚，你这句‘何德何能’可真问得太以促狭，窘苦了我！老花子既不敢称魔，又不配称侠，更不是什么以两大十三小十五枚‘摄魂魔铃’威震东南的女海盗！我所有的德能，无非沿门托钵，打狗偷鸡，以及拍拍富贵人家的马屁，顺口唱上几段祝福颂寿的‘莲花落’！”

通化头陀哦了一声，扬眉笑道：“就凭你会唱祝福颂寿的‘莲花落’一事，我给你一份重九寿柬便了！”

说话之间便已探手入怀，等到话音了时，右掌微翻，一片电旋的红云，几乎比第一次掷向“玉笛韩湘”韩剑平其势更疾地对老花子的胸前飞到！

老花子见状，满面惊惶的神色，高声叫道：“乖乖！我的大和尚！你怎么要我老花子好看，在这寿柬之上施展称绝三湘的‘罗汉劲’、‘金刚力’呢？幸亏老花子有法宝随身，可以勉为其难，否则冒冒失失地伸手一接，不被震下岳阳楼去才怪？”

话音刚落，寿柬所化红云业已带着破空微啸，飘到当头！

通化头陀听这老花子既能叫出诸葛飞琼所使用的两大十三小

十五枚“摄魂魔铃”，又能叫出自己用在寿柬上的“罗汉劲”、“金刚力”，更满口“乖乖大和尚”的乱占便宜，心头不禁又惊又怒，暗忖倒看对方有甚随身法宝？怎样接取这份颇为霸道的重九寿柬！

谁知他念犹未了，那份重九寿柬，果然已被老花子施展随身法宝接在手中，他所用的出奇手法，使通化头陀更气，但也更惊，不愿再多纠缠，一声“阿弥陀佛”起处，人飘数丈，便在这岳阳楼上消失踪迹！

原来那老花子见寿柬所化的急漩飞到，他不慌不忙地微一俯身，自腿上揭下一片好像还带有脓血的膏药，右手略扬，恰好把寿柬粘到！

他这用腿上所贴的膏药当作随身法宝，粘取飞来寿柬之举，虽嫌刻薄气人！但身未摇，步未晃，却能把柬上所挟的“金刚力”、“罗汉劲”一齐卸诸无形，显然确是一位身怀绝艺的风尘异人，罕世高手！

“神环魔僧”通化头陀凶狡知机，知道自己单独对付一位“玉笛韩湘”韩剑平业已难占便宜，如今再加上这位怪老花子，岂非形势更恶？还是及早抽身，走为上策！

“玉笛韩湘”韩剑平面含微笑，冷眼旁观，见“神环魔僧”通化头陀一走，遂站起身形，向老花子长揖笑道：“老人家上姓高名？好高明的‘混元神功’，令韩剑平钦佩无以！”

老花子取下重九寿柬，仍把那张膏药贴向腿上，目注韩剑平，笑嘻嘻地答道：“我的‘混元神功’未必能高于你的‘先天太乙真气’，韩老弟何必太谦？我们多年神交，你还要问我的姓名，岂不该打吗？”

韩剑平听得愕然说道：“老人家，你这多年神交之语何来？莫非韩剑平眼拙……”

老花子不等韩剑平话完，便即“哈哈”笑道：“韩老弟，我们共度

了千余春秋，还不能算是‘多年’？同列八仙之位，还不能算是‘神交’？只不过你的‘玉笛招牌’现在手中，我的‘酒葫芦’及‘铁拐’招牌，却还在那桌儿底下而已！”

话完，立即在他方才现身的桌椅之下，取出一只朱红色的大酒葫芦及一根沉重的铁拐！

韩剑平闻言，方知老花子把自己比做“八洞神仙”中的“韩湘子”，他则以“李铁拐”自居，不禁失笑说道：“老人家诙谐玩世，妙趣横生，但还望赐告姓名，才好称谓！”

老花子怪笑说道：“天下巧事极多，你的外号叫做‘玉笛韩湘’，你就姓韩！而我的这副邋邋肮脏的形相有点像‘李铁拐’，我就姓李！”

韩剑平笑道：“李老人家……”

老花子连连摇手，截断他的话头说道：“韩老弟，你这‘老人家’长，‘老人家’短的，真叫得我毛发悚然，仿佛有点随时都要两脚一伸、用葫芦埋身的不祥感觉！我得赶紧告诉你名字，我名叫李玄，号称太黑！”

韩剑平听了他的名号，再看看对方那邋邋肮脏的一身黑皮黑肉，不由有点忍俊不禁！

李玄拨开酒葫芦盖儿，喝了两口，砸砸嘴唇，又复说道：“我这‘玄’字是我父母所赐，‘太黑’两字，却是我自己所起！韩老弟文武达，满腹经纶，大概总猜得出我为何以这‘太黑’为号之意？”

韩剑平摇头笑道：“老人家妙理玄机，韩剑平味愚难测！”

李玄双睛一瞪，又似真怒又似佯怒地叫道：“韩老弟，我警告你，你以后叫我李玄，李太黑，或是李兄均可，就是不许再叫老人家，否则我使用我腿上的膏药当作暗器打你！”

韩剑平蹙眉苦笑，长揖说道：“李兄，小弟知罪！”

李玄扬眉笑道：“这就对了，告诉你，唐朝有位诗仙，姓李名白，

又称太白！我则勉强可以算得上酒仙，姓李名玄，号称太黑！岂不使诗酒二仙，一白一黑，千古相映成趣？”

韩剑平点头笑道：“李兄的这种设想确实有趣！”

李玄见韩剑平夸赞自己，遂越发得意地“哈哈”笑道：“何况我天生一身黑皮黑肉，自号太黑，也免得再受旁人讥笑！但有桩事儿必须向韩老弟说明，就是李太黑人黑名黑，对付起奸邪之辈手下更黑！只有一颗心儿却保证赤红，绝对丝毫不黑！”

韩剑平听得剑眉双举，目射神光，狂笑吟道：“当道豺狼多黑手，江湖豪侠有红心！李兄，就冲你这‘一心不黑’之语，韩剑平便当敬你三杯！”

李玄摇头笑道：“韩老弟，你又说错了，我已经告诉你我是酒仙，三杯之数怎会过瘾？你应该好好请我喝上个三五十斤才对！”

韩剑平深喜对方豪迈率真，极为风趣，遂点头笑道：“使得！使得，小弟命人准备百斤美酒，奉陪李兄同往湖中一醉！”

李玄微笑说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如今自然是遨游洞庭湖的最好季节！但我要与韩老弟商量一下，我们可否先在这岳阳楼上小饮？等过了正午，再往湖中尽兴！”

韩剑平问道：“李兄莫非有约？”

李玄微微一笑，摇头答道：“我并非有约，只是晓得有个人儿要来，倘能和他见面？谈得投机，好处却真不小呢？”

韩剑平听出兴趣，继续问道：“李兄，此人是谁？”

李玄双眼一翻，看着韩剑平，以一种神秘的神情，含笑说道：“此人先是我们的‘多年神交’，与这岳阳楼颇有关系，名气好像比你我更大一些！但到底是他使这岳阳楼出名？还是这岳阳楼使他出名，我就弄不十分清楚了！”

韩剑平失笑问道：“李兄，你莫非是在等那位‘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的纯阳仙人吕洞宾么？”

李玄点了点头，“呵呵”笑道：“韩老弟猜对了，常言道‘物以类聚’，你是韩湘子，我是李铁拐，我们不等吕纯阳，难道要等他的只有白牡丹么？”

韩剑平笑道：“李玄咳唾之间，均是妙趣！”

李玄摇头晃脑地怪笑说道：“不是妙趣，只是我们的目光比常人看得远彻一点而已！就拿老弟适才所念的‘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这两句诗儿来说，常人都道意境旷达，诗有仙气，我却看出其中含蕴无穷的抑郁！”

韩剑平哦了一声，扬眉笑道：“这两句诗中有何抑郁之处？李兄定然又有高论，韩剑平愿闻其详！”

李玄喝了几口酒儿，含笑说道：“抑郁之处，全在‘人不识’三字！要知道神仙对于神仙，互相平等，不会有所奉承倾慕？只有凡人对于神仙，才觉得高不可攀，伟大无比！吕纯阳驾临岳阳楼，倘若被人认出他是神仙，则生意无疑立即兴隆，一般凡人必然顶礼膜拜，求他画符念咒，降妖捉鬼，炼丹赐药，却病延年，够有多么得意？多么神气？谁知他连来三趟，无人能识，只把他当作一个跑江湖卖假药的穷道士，冷冷清清，不加理会，却又够有多么失意？多么丧气？常言说得好，酒入愁肠愁更愁，他若不是借酒烧愁，越喝越觉窝囊，越喝越觉蹙扭，请想既是仙人，饮些凡酒如何会醉？总算他是位怀才不遇的仙人，胸襟比较旷达，下面一句才写成‘朗吟飞过洞庭湖’，倘若换了位怀才不遇的凡人，一想不开难免会变作绝命诗，要写成‘长号跳入洞庭湖’了！”

韩剑平举起酒杯一倾而尽，轩眉大笑道：“李兄，除了你这等绝世奇人之外，怎会有如此绝世奇论？韩剑平闻所未闻，钦服无以！”

李玄怪笑说道：“故而古往今来对于岳阳楼的歌咏虽多，能博得我这怪老花子赞赏的，不是杜子美的五言绝唱，也不是范希文的两字关心，而只是一幅白描联语！”

韩剑平含笑说道：“什么联语？李兄不妨念来，让小弟欣赏欣赏！”

李玄摇摇葫芦，喝了两口，浓眉一挑，朗声吟道：

“吕道人，太无聊，八百里大湖，飞过去，飞过来，一个神仙谁在眼？范秀才，真多事，数十年先景，什么先？什么后？万方忧乐独关心！”

韩剑平听得拍案赞道：“此联高超洒脱，确是白描圣品，应当为之浮一大白！”

李玄苦笑着说道：“韩老弟，你还要浮一大白？我这葫芦之中都快没有酒了！”

韩剑平正待命人替他在葫芦之中灌满美酒，李玄忽然微一侧身，摇手笑道：“韩老弟，你少时再替我买酒，如今吕纯阳已到，快上岳阳楼了！”

韩剑平因知李玄喜爱诙谐，遂含笑问道：“李兄，你等吕纯阳来则甚？是要请他画符念咒，还是要请他降妖捉鬼？”

李玄摇头笑道：“都不对，我是穷极无聊，想学他一桩绝技！”

韩剑平笑道：“李兄想学什么绝技？是他‘飞过洞庭湖’的身法？还是‘剑斩黄龙’的剑法？”

李玄怪笑着说道：“他度洞庭的身法、斩黄龙的剑法以及三戏白牡丹的风流解数，虽均极为高明，但学会之后，却对于我这一身褴褛之人，毫无帮助！”

韩剑平听出对方语意，恍然笑道：“李兄是想学他的‘点石成金’手段？”

李玄连连点头，纵声狂笑说道：“世人结交重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我若学会了吕纯阳的‘点石成金’手段，岂不可大摇大摆，吐气扬眉？不至于只有你这‘玉笛韩湘’才肯青眼独垂，不嫌我穷老肮脏，和我交友，请我吃酒！”